



看了新民晚报夜光杯栏目上登载的林少华先生的《“然后”何时休》一文颇有同感,忍不住再附议几句。

我们的耳朵由于“然后”的折磨遭罪久矣,而且还在不由自主地继续接受这种语言的污染。“然后”已经成为了不少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口头禅,说话间时不时地莫名其妙地来上一句“然后”,接着又是“然后”,极致状态是一句一个“然后”,“然后”成为了语句之间万能连接词,上下句之间不管是转折还是递进,无论是连接还是感叹一律用“然后”,我们丰富多彩的语言文字忽然间显得如此乏味,语句之间由于“然后”这个逗号的存在,没有了抑扬顿挫的感觉,有的只是平铺直叙。还有人觉得光用“然后”这个口头禅、过渡句还不够有劲道,于是将“然后”与“……的话”这个口头语嫁接在一起,变成了“然后的话……”似乎这样才更富有语言的强调性。

我曾经试图纠正有的年轻人的这种糟蹋听者耳朵的表述方式,让其该省略时就省略,该用转折句时就用转折句,该用递进句就用递进句,结果这年轻人竟然前言搭不上后语,不会讲话了。糟糕的是很多人滥用“然后”而并不自觉。

出现这种语言现象的原因在哪里呢?我想第一个原因是表达时思维不连贯,出现卡顿时自然而然地用“然后”过渡一下,有时候讲话人还需要拉长或加重语气说出“然后”,给自己一点思考的时间,激发自己去思考后面的话。第二

个原因是当今社会存在的简化偏好,一些人不注意或不屑于训练自己的表达能力,不在意自己语言的严谨性,用一个“然后”就把语句之间的所有连接关系都解决了,何其随意、简单。第三个原因是受外来语的潜移默化,英语口语中喜欢用“and”过渡,在我们这里就变成了“然后”。

古往今来,我们在学校的语文教学中都受到过专门的训练,严格的老师在小学阶段就不断地纠正孩子们的遣词造句中的缺点和错误。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掌故,有个学生作文中使用“而”字不恰当,老师几次纠正无果,于是老师在批语中写道“当而不而,不而而而,而今而后,而而而已”。如今我们实在不愿看到年轻人说话只是“然后”而已。

我们应该自觉地纠正这种“然后”的滥用,首先是学校里的老师发现孩子说话时有这种滥用的情况就要及时指出,不能让其沿袭成习惯。我们的学校里要多组织一些演讲之类的比赛,启迪孩子们用丰富多彩的语言文字表述事情和情感的追求及兴趣,有意识地训练学生们的思维和语言的严谨性。我们在学校里要加强语文教学,尤其是语法的训练,对于一些有语法错误的表述要及时指正,以免以讹传讹。

中国的语言文字是很唯美的,丰富多彩的语言文字赋予了国人生动表达的种种可能。当今的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应该为之一骄傲自豪,并且将其传承好并加以发扬光大。如果我们无视“然后”之类的滥用,我们美好的语言文字也许真的就很少有然后了。

永别了!我亲爱的右上排倒数第三颗牙齿。随着某医院口腔科一位慈眉善目的牙医手中钳子用力一拔,我的这颗已伴随了我几十年的牙齿,就这样在一瞬间,离开了我的牙床。

我无力地瘫倒在治疗椅上,突然,我发现那牙医正漫不经心地准备将我的这颗牙齿扔向废物筒,“住手”,我噌地一下子从治疗椅上跃起,语音颤抖地拉着牙医的手言辞恳切说道:“这牙齿不能扔掉,请还给我,我要收藏的。”

“什么,你要收藏这牙齿?你当这是象牙啊!”那位牙医瞪大着双眼,惊诧地望着我。

我颓然摆了摆手,没有回答牙医的疑问,只是默默地从他手中一把夺过那颗牙齿,小心翼翼用餐巾纸包好后放入口袋。然后,怅然若失地走出医院的大门。

坦率地说,鄙人虽没有一双明眸,但一口皓齿却是绝对的。我一直为我的牙齿而骄傲,什么蛀牙、龋牙、四环素牙,没有一“牙”和我搭界。然而,想不到就在有一天,当本人“张牙舞爪”地大口吃着晚饭时,突然间听得“咯噔”一声,牙齿间顿时产生一阵疼痛。原来是一不小心,竟咬到了一块混在米饭里的石块。由于对自己牙齿的功能及强度与力度一直充满着自信,一粒小小的石块岂能撼我“巍巍牙山”?忍着疼痛,我依旧是“伶牙俐齿”,谈笑风生。

可是,第二天、第三天牙齿还是痛。这真是牙疼不是病,可疼起来却是要你命。无奈之下,只得上医院求助于牙医。牙医认真地检查了我的牙齿后,说牙根已松动。我问,能否治愈。牙医摇了摇头叹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要治也是治标不治本,而且你还要多次往返医院。”

“那有没有一次性治本的良方?”

“有啊,拔掉!”牙医的回答干脆利落。而我的回答则更加毫不犹豫:“一次次跑医院太麻烦了,医生你干脆现在就替我把这颗牙拔了算了。”

尽管对于拔掉的那颗有点松动的牙齿,我有着万般的不舍,但想到斩草除根,省去一次又一次跑医院排队挂号、就诊的“痛苦”,心里也就十分舒暢。谁知,几天后,一个在牙防所工作的朋友得知我轻易将牙拔掉后,大声喝道:“兄弟,你太轻率了,牙齿是不能随便拔的,懂吗!它将影响你以后的生活质量。其实,你这颗牙齿只是牙根松动,我完全可以帮你加固治愈的。”

他神色严肃地说道:“据科学测定,人类来自牙齿的疼痛和来自肢体的疼痛的比例,其实是差不多的,但你会因为肢体疼痛而轻率地作出截肢的决定吗?”

听朋友这么一说,我如梦初醒。如今,我虽“以牙还牙”装了一颗假牙,但相比逝去的真牙,始终遗憾,挥就此文,以祭我牙。并郑重告诫各位朋友:拔牙请慎重!

刘翔

我祭我牙

春回大地 篆刻 施鹤平

听海 (水彩画) 朱大白

新年伊始,新落成的徐家汇书院里,一座由读者归还的书码成并缀以灯光的书塔引人注目,那是源自三年前徐汇区图书馆因闭馆修缮而策划的“把徐图带回家”活动,约定读者可以一次性借阅100本书,开馆后归还。从“小别离”到“小团圆”,书与人的相伴又会发生多少有意思的故事!

当时我们都被这个创意惊艳了。一位友人得知后,第二天就驱车前往,在闭馆前精挑细选了一大箱书带回家。这位友人是沪上第一批外企首代,后下海自己开公司,曾做得风生水起。某天他做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在40多岁事业上升的黄金期,悄然放弃了光鲜的职场,回归家庭。日复一日,为耄耋之年的双亲煮饭,陪伴他们聊天、散步。在风轻云淡的日子里,他发现博尔赫斯心目中天堂的模样,确实美妙无比。附近的图书馆成了他的圣地,每周挑选几本心仪的书籍,在侍奉双亲的间隙细细品读。偶尔外出放松心情,旅行箱里书和红酒成了最佳搭档。十余年光阴倏然而逝,他依然住在简朴的老房子里,增添的除了两鬓的银丝,还有眼神中的睿智与沉静。陪伴与阅读,为平常的日子镀上了金色。也许他错过了很多风景,未曾错过的是陪伴生命的每个晨昏。

作为出版人,可谓阅书无数,有一本朴素得近乎寒碜的“书”却令我难忘。那是老同事相赠的“人生之书”,记载着他从小到大的大人生历程。小学成绩单,事业转折期的工作报告,单位分房通知书……他以独特的方式,收藏了人生的点滴。老同事一家三代曾居住在棚户区,逼仄拥挤不说,暴雨天还会水漫金山。即使条件艰苦,他收藏的兴趣不减,编辑部来稿的信封上经常会开“小窗”,除了集邮,景点门票等各种但凡有点意义的物件他都视若珍宝,乐在其中。很难想象,当年身处陋室的他,是如何小心翼翼地呵护这些收藏。看来收藏不仅是一种习惯,更是源自内心对生活的珍视。日积月累的收藏串起人生轨迹,沉淀下生活的甘醇回味。时间的沙漏永不停歇,倘若心怀珍惜,岁月的馈赠是如此丰厚。

数十年编辑生涯中,曾有位作者的人生遭际,触动我为其写过两篇文章。这位作者的姓氏联系着中国近代史上的好几位显赫

人物,他是曾任上海道台的聂缉槩的曾孙。荣耀的家族,让他的童年生活无忧无虑。青年时代他却被无情地卷入时代的洪流,打成了反革命,妻离子散。图圈中他凭着技术革新以及画画的特长,苦熬七年。平反后本以为苦尽甘来,不料第二任妻子罹患尿毒症。为贴补家用,只在画室学过几个月的他,重新拿起画笔。晚年在崇明岛自己绘制设计图纸,建造了一栋简朴的乡村别墅,圆多年之梦。拱形窗边的外墙上,他妙笔画上了几只栖息在枝条上的鸟雀,平添了几分生机,又在屋后小河边搭建了一个钓鱼台。平时他虽独自居住,却丝毫不感到孤寂。写作、画画、木雕、书法,蔚花弄草,忙得不亦乐乎。他把自己的乡村别墅称为桑菲尔德庄园,虽然没有简·爱,却有着无尽浪漫和晚晴风景。

如今,物质的丰赡以及互联网的发达,为人们追求品质生活带来无限可能,去网红地打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不出国门欣赏到世界顶级的展览……无论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找到自己的灯塔,生命的航道总会照亮。

什么是“裸装商店”?为何能风靡全球?

品质生活 责编:林明杰 殷健灵

走出校园去相遇 姚霏

一位校友毕业多年仍在师大附近租房居住。用他的话说,可以蹭吃蹭喝蹭讲座的生活多么美好。曾几何时,师大的操场上总有着锻炼身体

的老年人和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夫妇。满地撒欢的孩子们或许不知道,这是父母在让他们提前感受大学的书香洋溢。曾几何时,在美食App上还能搜到各大高校的网红小馆,只要你想去,大学就对你敞开大门。可如今,即使校友想回母校走走,也只能悻悻而归。

虽然无法随意进入校园,但终究可以毫无负担地走出校园了。上学期末,作为毕业生的晓彤和建军没有急着返乡。即使顶着40摄氏度的高烧,他们还是兴奋不已地向

口。严格来说,真正的西口在山西右玉县境内的长城关口——杀虎口,与相对应的东口就是河北张家口。大部分的山西人正是通过杀虎口走西口的。

那首哀婉悲伤的山西民歌《走西口》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哥到大门口……”打工者跑到口外的内蒙古谋生,不知何年哪月才能返回故乡,痴情的妻子或者恋人只能望眼欲穿,苦苦期盼,一曲《走西口》唱出了男女生离死别的悲情,令听者闻之动容。

那么,山西人走西口究竟跑到了内蒙古的哪些地方呢?打开地图不难发现,走西口的落脚点就在河套地区。河套的周边,西面是贺兰山,北面是阴山,东面是吕梁山。黄河经过宁夏的银川,向北流到内蒙古的巴彦淖尔一

带,遇阴山阻隔,折向东边,流过包头等地,进入山西西面便掉头朝南,流往保德、河曲。它们呈八字形的走向,宛如一个套子,把沿途地区套在里面,所以叫河套。常言道:“黄河百害,唯富一套。”历史上黄河中下游地区由于泥沙沉积,导致河床抬高,水容易泛滥,给两岸人民带来了莫大的灾难。而黄河上游流经的河套地区却孕育出三块水草丰美、宜耕宜牧的绿洲,即银川平原,巴彦淖尔平原,以及土默川平原,它们被誉为“塞北江南”,是走西口的首选。

河套地区由此成为匈奴民族的发祥地,也是他们南下侵扰劫掠的前进基地和跳板。有汉一代,经文景之治,西汉国力大增,兵强马壮,筹谋已久的汉武帝果断发起战略反击,其中的一个重要目标便是夺取河套地区。公元前127年,卫青率领大军出击匈奴,他

采取迂回侧击的战法,绕到匈奴后方,切断河套与匈奴王庭的联系;随即飞兵南下,一举击败河套地区的匈奴军队,成功占领了河套。汉武帝下令在此筑城移民,屯垦驻兵。从此,汉军节节胜利,连续收复阴山以南的多座城池。

河套东北部的土默川平原人们也许比较陌生,但它的另一个名字敕勒川,你定期耳熟能详。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民歌《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歌唱的就是那里粗犷壮美的风光。它的首唱者是北朝将领斛律金。公元546年,东魏权臣高欢率军与西魏大战于玉壁,苦战五十天,东魏军队遭遇惨败,损失七万兵力,无奈退兵。高欢忧郁成疾,军心动摇。为稳定人心,他召集将军大臣们宴聚一堂。席间,斛律金见气氛沉闷,便唱起了这首《敕勒歌》。高欢闻声而和,热泪盈眶。也许是歌声释放情感与压力,军心因此神奇般地得到稳定。

走出校园去相遇 姚霏



夜光杯